

杜鲁门·卡波特 小说艺术研究

张素珍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杜鲁门·卡波特小说艺术研究

张素珍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怡菲
技术设计 关湘雯

杜鲁门·卡波特小说艺术研究
张素珍 著

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矿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字数 128 千字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 1997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ISBN 7 - 81040 - 803 - 8

H·35

定价:11.60 元

开头的 话

新新闻主义流派的开山祖师杜鲁门·卡波特(1924~1984)的文学创作崛起于 20 世纪中叶。卡波特生前是美国国家文学艺术研究院院士,曾任美国笔会主席,并于 1946 年、1947 年、1951 年 3 次获得欧·亨利文学奖,1959 年获国家文学艺术研究院奖。他一生发表了 14 部风格独特、内涵丰富的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人物传记和文论,其中非虚构小说为他奠定了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在当代美国作家中,杜鲁门·卡波特素以“有多种面孔”的风格著称于世。他早期写了一系列离奇怪诞的所谓哥特式的小说。因此而被列为所谓南方派的作家,尽管卡波特本人并不承认这一点。从 50 年代初开始,他就闭门谢客、潜心研究,立志闯出一条文学新路。经过多年的探索,卡波特终于在 60 年代中期完成了一部轰动美国文坛、影响世界的作品——非虚构小说《冷血》,给美国和世界文坛吹进了一股强劲的新风,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他在 20 世纪美国文坛上的地位,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当代美国作家。

研究杜鲁门·卡波特的作品,从其作品主题的展现与深化、创作风格的继承和嬗变,总之,从他的文学创作轨迹中,我们会发现其作品所反映的是始终如一的主题: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特殊体验和感受。这一点为我们把握卡波特的文学创作进程,进而准确评价其作品的文学价值、美学价值以及对世界文学的影响和贡献,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卡波特的文学创作可以分为4个阶段。

一、早期创作(40年代)

卡波特的早期主要作品包括五篇短篇小说:《黑夜之树》、《米丽亚姆》、《无头鹰》、《关上最后一道门》、《悲伤主人》和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这些作品被称为“黑夜情调的故事”,作品的共同主题是表现现代人的孤独和恐惧。作品充满幻想与现实的矛盾、情节离奇怪诞、神秘恐怖。作者认真地探讨了人的心理激变、童年的恐惧经历的缘由。

《无头鹰》和《关上最后一道门》是以男性为主要角色的故事。卡波特笔下的这两个男性形象十分复杂,故事具有深刻的内涵。《悲伤主人》、《米丽亚姆》和《黑夜之树》3篇短篇小说以女性为主人公,她们的宗旨是希望回到童年的世界。

1948年,卡波特发表了他第一部长篇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这部小说使他一举成名,当时,他才24岁。尽管书中的某些内容遭到严厉批评,但总体的评价仍很好,拥有众多的读者。作品的主题反映当代美国人精神上的孤独和恐惧。这部属于南方哥特式的小说,其怪诞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作品充满神秘、悬念以及令人惊恐的气氛,匪夷所思的情节小插曲和形形色色的怪异人物层出不穷,孤独者的心理描写、象征性的隐喻,以及再现早已消失的岌岌可危的南方大厦,勾勒出一幅怪诞的社会背景,使小说富有艺术魅力。《别的声音,别的房间》这部小说标志卡波特第一阶段的文学创作的结束。

卡波特早期作品是他的童年生活和经历的反映。他出生于美国南方的新奥尔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浪潮冲击着南方社会,加速长期保持着封建色彩的南

方传统的瓦解、旧的农业经济的破产。社会的动荡变迁、阶级的沉浮分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分崩离析，人的命运不可知，进入现代社会的南方人不仅面临物质上的困顿、而且濒临精神危机。资本主义的“文明”腐蚀、吞噬着一个个尚未有思想准备的纯朴的小人物。他们在这庞大的机器面前，显得不知所措、惊惶万分。处在这样背景下的卡波特，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4岁时父母离异，他由母亲的娘家亲戚抚养，母亲只身去了纽约，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便深深地埋下了孤独、忧郁的种子。10岁时，他才由母亲带到纽约，踏进了一个没有温暖、没有感情的家，时时有一种被再次抛弃的悲戚感。这种感觉一直缠绕着他，他的作品无不受到这种心态的影响。

二、中期创作(50年代)

这十年，卡波特的作品反映的主题多种多样，作品甚丰。这个阶段的作品通称为“白昼情调的故事”。他写过自传性的故事，如《圣诞节的回忆》；中篇小说《竖琴草》，后来改编成剧本；短篇小说《花房》（与人合作），后来改编成音乐喜剧；配有照片的游记文集，如《地方色彩》、《观察集》（与人合作）；电影脚本《打倒魔鬼》、《天真无邪者》；一部集喜剧、游记为一体的非虚构小说《缪斯为人们所倾听》，书中叙述美国文艺团体出访前苏联演出的欢乐场景。最后一部书、书名为《第凡尼的早餐》。这部作品标志卡波特非南方文学创作阶段的开始，也是卡波特“白昼情调的故事”的创作顶峰。此书被列为世界文学名著。

卡波特创作“白昼情调的故事”与他当时的心情和所处的客观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他由于《别的声音，别的房间》和《黑夜之树和别的故事》的成功，赢得广大读者的欢迎和

评论界的高度赞扬,1946~1951年又连续3次获得欧·亨利文学奖,使年轻的卡波特踌躇满志、信心百倍,手头也宽绰起来,有机会去周游欧洲、接触上流社会。在社交场上,卡波特言语诙谐、举止得体,深得人们的好感,因而他对前景充满了希望;另一方面,50年代,所谓“唯唯诺诺的时代”,整个美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在麦卡锡的反动政治高压下,相当一部分作家放弃了三四十年代所持的进步立场,转而作文称颂“美国生活方式”;有些作家不敢触及重大的社会问题,只能沉沦在对自我的无休止的探讨。在这种形势下,连对战后的美国社会现状十分不满的“垮掉的一代”的“斗士们”也不得不采取超凡脱俗的态度和方式来表示他们的反叛。自然,卡波特也不例外,他也只能在作品中抒发他对生活在纯净的小天地里的小人物的眷恋,在希冀和温情的暖色中,精心编织美丽动人的梦想、着意描写生活中喜剧性的一面。无疑,这是逃避现实的表现。

在这期间,卡波特在文学创作中着重把自己的梦想和愿望描写成是发生在现实世界里的事情。但是,梦想毕竟不是现实,意欲增强一份乐观明朗的情调,背后却隐藏着更加深沉的惆怅和茫然。因此,作品显得似乎虚幻朦胧,不及早期作品富有强烈的感情色彩。

这个时期、卡波特的作品文笔优美清新、富有诗意、文字更趋于娴熟、精炼,获得众人的赞赏。例如,诺曼·梅勒,他称赞卡波特“写出了最漂亮的句子,句句锤炼、字字推敲”,并肯定《第凡尼的早餐》将成为一部不朽的精品。

三、鼎盛时期(60年代)

60年代,卡波特文学创作生涯达到了顶峰。60年代中期,

他完成并出版了举世瞩目的非虚构小说《冷血》。此外，他还发表了短篇小说《感恩节的来宾》、《三部曲》（与人合作）、《去伊甸园的途中》等等优秀作品。

卡波特的力作《冷血》奠定了新新闻主义的基础，这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新的文学流派。《冷血》，这部非虚构小说的问世宣告了新新闻主义正式登上了文学的殿堂。这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它描绘了美国腹地的众生相，探索了一个渴望爱却得不到爱的孤独者对社会的敌意，揭示了美国 20 世纪中叶的一个社会问题——犯罪问题。作家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犯罪案件中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是社会犯罪问题的根源，控诉了正是由于环境的诱惑和逼迫，生活在底层的穷苦人民的子弟才从社会的受害者变为社会的破坏者。

引起读者的浓厚兴趣和评论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卡波特将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真实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的艺术手段同样令人惊叹、叫绝。作者娴熟地将现实和小说的艺术想象有机地揉和在一起：事实的陈述、恰当地融入经过艺术加工的细节，像画家那样精心地构思整个画面、不断地添色加彩，从而加深了小说的意蕴，增强了作品的力度。

《冷血》的问世轰动了整个美国社会，小说销售盛况空前，成了出版史上的佳话。仅五六年间，就销售 300 多万册，同时译成了 25 种文字、畅销全球。在美国和世界文坛上引起了一场“艺术上的骚动”。《纽约时报》称《冷血》为“杰出、紧张刺激、扣人心弦、登峰造极的杰作”，《纽约书评》说《冷血》是“有关美国犯罪事件文献写作史中最完美的一部”。英国的《伦敦星期日快报》也隔洋赞颂《冷血》为“近十年来文坛上的巨著之一”。

《冷血》使卡波特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当代著名作家、被誉为新新闻主义的艺术大师，确定了他在世界文坛上的地位。当然，《冷血》也曾遭到非议和激烈的批评。《新共和杂志》的书评家斯坦利·考夫曼尖锐地指出“对这类作品加以评论是荒谬之极的事”，小说家玛丽·麦卡锡起初也讽刺《冷血》属“不伦不类”之作，后来她对《冷血》有了新的认识，并给予中肯的赞赏。

卡波特写出《冷血》这部震撼美国文坛的巨著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60年代是美国社会大动荡时期：侵越战争激起了美国国内强烈的反战浪潮，黑人斗争和学潮风起云涌，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发生了震惊全国的暗杀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及在达拉斯的轰动全美国的肯尼迪总统被刺等重大事件。像其他作家一样，卡波特这时走出了个人情感世界，放眼于整个社会，观察、探索人的精神苦难及其社会根源。经过十年的探索、实践，卡波特不仅找到了新的创作题材，而且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为新的文学流派的创立树立了典范。

四、晚期创作(70年代)

这个阶段他创作甚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频频的社交活动上。到处有人宴请他，他也举办各种类型的聚会、宴会，宴请那些社会名流、政坛要人、官商豪门、名媛淑女、文坛巨星。1973年发表的《犬吠》还是从他早期写成的作品中选出十七八篇集合而成的。70年代初，他也曾着手以真人真事为依据进行写作，书名为《回答祈祷者》。刚在杂志上刊登了4个篇章：《莫佳韦》、《巴克斯山珍宴》、《不曾宠坏的调皮鬼》和《凯蒂·麦克劳德》，便因题材问题招惹一部分人的极大愤慨，引起了轩然大波，卡波特甚至公堂受讼。卡波特在书中刻画的是一

大批自甘堕落、又害别人的男男女女。小说的主题侧重于对性的探讨，涉及的人物有国际事务中的头面人物、社交名流、艺术家、作家、摄影师、电影明星以及他周围的一些人。书中的人物均用真姓实名、无论是活着的人或者已故的人，都一样对待。作家原本想凭一股勇气“揭开”上流社会的伪装，岂知这样一来，树敌过多、涉及面太广，连他的亲朋好友也都对号入座、恐慌不安，认为书中某个人物便是自己，感到自己被恶意地伤害了。遭到群起而攻之的卡波特陷入众叛亲离的境地，无奈何只得借口身体不佳和创作上的危机、半途而废、中止这部作品的创作。

1980年，卡波特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作品，书名为《给变色龙听的音乐》。起初打算定书名为《奇怪的齿》，后来才改为现在的书名。这部集子收了一个中篇《袖珍棺材》，该作有一定的深度。在卡波特的笔下，阴险、狠毒、狡诈的农场主鲍勒·奎恩跃然纸上。作家把批判的矛头直指美国的统治者，指出执法者和杀人犯是一丘之貉，指出美国法律的虚伪和不公正，指出美国的社会制度从根本上讲永远也解决不了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由于《回答祈祷者》灾难性的挫败，卡波特十分沮丧，他时常借酒浇愁。但他心实不甘，便将自己关在家、潜心笔耕，并以阿拉伯的谚语来表明自己的态度：“犬吠，可是商队仍在前进。”但是，他经常酗酒、吸毒而损毁了健康，于1984年病逝。

卡波特的作品既有海明威的动人肺腑之情，又具有菲茨杰拉德的魅力。他后期的境况和这两位美国文学家有共同之处——酗酒、沮丧、文学创作力的衰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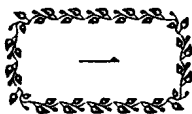
纵观卡波特的文学创作，可以看出作家一生都在寻找光

明、寻找温暖和爱情。由于作家本人身世及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青少年、或是中、老年，无论以黑夜情调或以白昼情调来描述，无论起初是沉溺于个人情感世界，或者后来着眼于芸芸众生的整个社会，呈现在读者面前的都是孤独者的形象，让读者体会到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外部环境的对抗、矛盾和冲突。

终其一生，杜鲁门·卡波特不仅在文学创作上给我们提供了新新闻主义、即非虚构小说宝贵的创作经验，它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艺园地，而且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也为我们提供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一个成功的作家，应该努力反映社会的重大问题，应该置身于广大人民的生活之中，与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若一旦功成名就，便跻身于上流社会、寻欢作乐、放纵自己，那么，不仅毁了他的文学创作，也毁了他个人。

目 录

开头的話	(1)
第一章 杜魯門·卡波特面面觀 ——才華橫溢、讀者拭淚	(1)
第二章 迷途的孩子 ——《別的聲音，別的房子》	(13)
第三章 未開發的王國 ——《黑夜之樹和別的故事》	(24)
第四章 回憶之路 ——《豎琴草》	(60)
第五章 永遠不要愛發瘋 ——《第凡尼的早餐》	(74)
第六章 喜獲大丰收 ——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說	(84)
第七章 芸芸眾生相，地區風光和名流寫真 ——非虛構小說篇	(103)
第八章 揭露黑暗 ——《冷血》	(134)
第九章 決不寬恕罪惡 ——《回答祈禱者》	(157)
後記	(178)



杜鲁门·卡波特面面观

——才华横溢、读者拭泪

杜鲁门·卡波特于1984年作古转眼十余年时间过去了，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已经淡薄，但他在美国曾经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称得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即使你不知道他的大作，也决不会不知道他的大名。他总是隔上一段时间便与名人会晤、或有人在文章中提及或有杂志或报纸登出他的照片。外国旅游者一下飞机，在机场的报亭里就可以买到《绅士》或《花花公子》之类的杂志，那里面少不了有卡波特写的或别人写的关于卡波特的文章；女士们在翻阅《妇女》或《时髦》杂志时也会读到卡波特的短篇故事。关注和研究美国当代文学的人会时不时地看到卡波特的评论或别人评论他的文章，电视观众会看到他在电视的荧屏上闪亮登场，大学生会发现学科的教学大纲中开列着卡波特的小说。

卡波特处在层层光环的包围之中。不过，人们大概会忽略了作家和“明星”是绝不相同的，何况明星也不能永久光辉闪耀。卡波特也难逃盛极而衰的命运。从7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影响出现日趋下滑的局面。

《冷血》（“In cold Blood”）这部新新闻主义作品把卡波特

推向了文学创作生涯的顶峰。这部作品问世后立即广泛传播，卡波特名利双收。1966年可以称得上是卡波特的评论年。许多人声称，他们看到卡波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转载于各种杂志时，便预感到这一位非凡的神童今后必将在文坛上有非凡的创举。

卡波特的创作得力于早年生活为他提供了素材。1924年9月30日他出生于新奥尔良。他是尼娜和珀森兹·约瑟夫所生的独生子。这一对夫妇的婚姻并不美满。卡波特说过，他母亲之所以和他的父亲结婚仅仅是为了逃离她的家乡门罗维尔。因此，当他才9岁时，父母就离异了。

卡波特的母亲到纽约去闯天下，把他丢给了家住在阿拉巴马农村的外婆。虽然他母亲很快又再结婚，但是并没有把他接走。直到10岁他才和母亲团聚，因为这时候她母亲才意识到自己再也不能生育了。

在门罗维尔的那些日子里，卡波特是个孤独的小男孩。他和别的小孩的感受总是迥然不同。他只和一些黑孩子交往（那时候正是种族隔离的年代），除了他们外，他的好友便是他的表姐哈帕·李。后来，她写的小说《杀死一只摹仿鸟》（“To kill a Mockingbird”）出了名。然而，对卡波特最友善的是他的大表姐，索克·福特小姐。她是个孩子气十足、单纯质朴的女性，她的聪慧博得了小男孩的欢欣。卡波特说过，他的《圣诞节的回忆》（“A Christmas Memory”）和《感恩节的来宾》（“The Thanksgiving Visitor”）就是为她而作的。显而易见，《竖琴草》（“The Grass Harp”）也是为她而作的。不过，读者倒是宁愿让这些充满温馨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她写的，而是为了别的事情写的。一些文学评论家不仅对那些类似于他的童年经历的

超自然的心理描述的短篇故事十分欣赏，并且对他听别人讲过的故事、经过艺术加工重又描述的故事也同样地热衷。

由于卡波特的黑暗小说，尤其是他的第一部发表的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Other Voices, Other Rooms”），人们总是把他的作品和南方的野蛮传统联系在一起。尽管他的作品和南方文学体系有明显的联系，但是，卡波特本人却不喜欢别人把自己归入南方作家的行列，并且声明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开阿拉巴马了。

到了纽约之后，他就随了母亲第二个丈夫约瑟夫·卡波特的姓。在纽约，他和母亲及继父一起生活。卡波特上了几年私立小学，后来进了圣·约翰军事学校。他的家搬到康涅克狄克州后，他就到格林维奇国立高中上学。在高中阶段，他和一位名叫凯瑟林·伍德的教师交成了朋友，他的《圣诞节的回忆》第一版献给了她。进高中时，卡波特练笔已有多多年，15岁的时候，他就向各种出版社投稿了。

可是，卡波特在学校里并不快乐，17岁时他退了学，干了一段杂活后，他又回到了纽约。

不久，卡波特在《纽约人》杂志社任职，但不是作为作家。开始时，他只是在财务部门打杂，后来才调到文艺部工作，干些编编卡通片、剪裁报纸等工作，然后，又调到“城镇之声”专栏从事文字工作。同时，他还从事自由演职员的工作，读读电影脚本，为一家文摘报写写奇闻轶事。

到了夜里，他从事小说创作。这一习惯他保持终生。17岁那年，他的第一篇短篇故事同一天在3家杂志上刊登。19岁时，他的短篇小说《米丽亚姆》（“Miriam”）获得欧·亨利文学奖。人们相信他一定会成名。

在《纽约人》杂志干了两年后，卡波特离开了那里。他为什么要走，他向不同的人以及在文章里解释的理由各不相同：一种说法是因为诗人罗伯特·弗劳斯特不喜欢他，向杂志社的主编哈罗德·罗斯写了一封中伤他的信，因而他被解雇了；另一种说法是，自从他推出了《米丽亚姆》后，他和蓝登出版社签了合同，得到了优惠条件是他可以全日写他想写的东西；第三种说法是他已经动笔写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夏日的十字路口》（“Summer Crossing”），希望将它一气呵成。

卡波特回到了阿拉巴马的亲戚家，在那里安下身来。那是座孤立的小乡镇，后来便是小说《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的午日城的模型。很快，他就对自己写的《夏日的十字路口》感到不满意。冬季里的某一天，他在小河附近的树林里漫步。他走到了一座已被废弃的磨坊处，记起小时候曾经来过这里。那时候，他常常和他的表姐哈帕·李到这条小河里来游泳。哈帕·李就是《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中一个人物的原型。他还记得被一条张着棉花口似的毒蛇袭击过。童年的回忆一个个地涌现在他的脑海里。因而，他想把童年的回忆写出一部新小说来。他十分兴奋，回到了农舍，走进房间，推开桌上原先打算写的小说，这部手稿从此就散失了。他坐定下来，开始写这部书名为《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书。

由于他的写作习惯妨碍了他亲戚的日常起居，他便离开了那里。他买了一张去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票，那里是他的家乡。从童年起，他就熟悉那里的夏天。他又回到了南方，去看望他的家人。

在新奥尔良的那个夏天，卡波特遇到了两个男人。这两个男人后来便成了他小说中的伦道夫表兄弟的原型：一个是渔

轮上退休的船长，和他的姐姐生活在一起。这位患气喘病、抽着雪茄烟的船长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幅挂毯似的画，整天躲在他的黑屋子里；另一个是伦道夫的“精神祖先”，他是个胖胖的金发男子，他喜欢坐在咖啡馆的角落里，把去那儿的人画下来。小卡波特常常听这位艺术家讲“人们一个个都迷上了死亡，抛开了情感，他们的才能没有得到展示就离开尘世”的故事。这两个人都与卡波特早年的记忆连结着，后来都被他写进了小说里。

卡波特一到新奥尔良，就在法国人的社区里租了一间房子。在那里，他闭门谢客，日夜操笔辛劳，完成了小说的一半。有一次，很偶然，他遇到了他的父亲。几年后，卡波特讽刺地讲述了有关这一次的见面，“鉴于当时我不曾意识到，《别的声音，别的房间》的中心主题就是我在寻找这位想象中的人物。”

卡波特离开新奥尔良后就北上北卡罗林那、萨拉托加、纽约、最后到了南塔克特，在那里，他完成了这部小说的手稿。这部小说花去了他两年的时间。24岁的卡波特因这部小说而一举成名。

几乎是一夜之间，卡波特就出了名。但是，他的小说仍然遭到一些出版商的拒绝，不是因为小说中有同性恋的主题，就是因为小说中充斥了野蛮、怪诞的人物描写，还有别的人怪罪他的作品是艺术超越生活的集中反映。有一位文学批评家撰文向一些学者声明：卡波特既缺乏生活体验又无判断的眼光，他甚至没有时间也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去弥补、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然而，读者却站在卡波特这一边，觉得这部小说读起来令人兴奋，是多年来最让人爱不释手的小说之一，他们喜欢去读它。